悅齋文鈔

湯誓論

宋金華唐仲友撰

湯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爲之說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近世諸儒從而更之曰升陑攻人非地利也以人和而已二者之說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湯之伐桀以其凶德貫盈甚不得已爲應天順人之事必合諸侯會衆士以共致其天討湯都亳安邑在蒲師行千里其誰不知乃曰出其不意是必非聖人之所屑爲也兵者除暴之器非所以毒天下聖人之行師雖無苟勝之心亦有必勝之道豈故舍其地利而行於危道哉吾觀聖人爲兵之謀無所不用其至也平居暇日撫柔其民井其田疇比其居里教之稼穡種藝以養其生迪之孝悌忠信以厚其性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刑罰慶賞相與相共且賓興其賢能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其上下更相親睦居可以同

其安樂征可以同其患難兵之本旣立矣於是合其什伍簡其車徒教之射御習之兵器因農之隙以講武事春蒐以振旅夏苗以茇舍秋獮以治兵冬狩以大閱辨其鼓鐸鐲鐃號召旗物之用教之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爲之斬牲以戒其不用使之從禽以觀其不犯俾斯民目識旌旗耳熟鉦鼓晝戰足以相接夜戰足以相聞兵之末旣修矣本末兼舉猶不敢以輕動也必有逆天道亂人紀貪婪無厭桀驁自恣文教之不悛威令之不禁乃不免於用武則又度其德量其力博謀之卿士大詢於衆庶受命於廟受成於學所以盡人之心也謀之筮龜證之夢寐告於皇天后土禱於名山大川始乎類終乎禡所以求神之助也聖人之於兵戒之重之若此其至豈有修之累年棄之一日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捨地利而自置於可敗之處帥大衆而蹈之於必死之域不幾於行險徼倖以民命爲戲乎古人所謂仁義之師特言其德耳至於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未嘗偏廢也其出也合衆而戒之其戰也陳師而誓之致果於殺敵之間決

勝於應變之際必有大智大勇以濟其成功也仲虺知之故曰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詩人知之故曰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由是觀之聖人之兵未始不本之以仁義而行之以智勇也然則書之記升陑何也曰此序書者記其道里之所出也湯居南而夏有冀方其伐桀也必濟河而北猶泰誓言師渡孟津也武王之伐紂四誓其師故各言其地湯之誓一而已故先言其道之所從出也然則亦有戒乎曰有吾於升陑渡孟津之際見險之不可恃於鳴條牧野之戰見民之不易使也陑在河曲之南去安邑不遠孟津距朝歌不五百里當在王畿之內桀紂以萬乘之國如林之衆既見伐於諸侯反近戰於二十里之郊其民之不爲用可知矣故湯武得其民征伐於千里之外桀紂失其民不能使戰於近郊之內然則地之爲險兵之爲強亦在德而已

周論

自古享國久長莫如周周自昭王以降王道寖缺至厲而大壞宣雖

中興其終不免於剌幽覆宗周平遂東遷聖賢之君不復作寖微寖滅自同小國然猶天下宗之以爲共主數百年而未泯議者推其由來蓋不一而足也論封建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論用人者曰周五序得其道千餘歲而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論積德者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世尤長三者皆近之矣然未極其至也天道不爭而好還民心至愚而難欺急於得者其失之必易强而從者其去之必速是故取天下易也誠服之難得天下易也堅凝之難吾觀文王何其盡誠服之道吾觀周公何其盡堅凝之道耶文王當商之末斯民厭紂之亂撫我則后天下易得也而文王有不欲取之心故大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又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其至誠不欲蓋若是也及其庶民歸附虞芮質成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文王豈求而後得哉周公黜商之後餘民畏周之威糾之以猛商俗易革也而周公有不欲速之心故康誥曰顧乃德遠乃猷多方曰至於再至於三其寬綏不迫蓋若是也及其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內則四方無虞外則左袵咸賴周公豈强而使然哉惟文王之不欲取故後世諸侯有不敢窺周之心惟周公之不欲速故後世之民有不忍去周之心卜世之久長二聖人力也嗚呼吾以是知周之爲至德也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閱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周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吾懼其說之惑經也故辨之

秦論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啟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於防患矣天下之患不

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凌內則有奸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併吞八荒之氣震叠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疏戚屬以弱宗室之勢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而卻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杜姦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爲子孫帝王無窮之業矣然而趙高刀筆之材乞丐攜養之屬盜弄國柄殺適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親蒙恬以宿將之重迫於咫尺之詔頫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氓隸之徒甕牖繩樞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略挫於楚漢之鋒輿尸面縛而不能禦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臟之動六腑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儻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亡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其劑平其臟明日

投其藥治其腑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復使庸醫
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才者國之醫師也善
防患者修德以固民心擇賢以遺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
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自白起之戰勝專以斬
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偃然自以爲功高三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
殺學士以愚黔首重賦斂興力役以弊天下耦語者誅誹謗者族民
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姦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
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使救哉嚮使始皇平一海
內之後眾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
擇其忠賢以共憂民患然後解去密綱行先王之仁政蠲除橫斂復
什一之中制戢干戈櫜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廩散幣帛以賑孤
獨窮困之士輕徭省事以佐百姓之急敬老慈幼以革媮薄之俗使
溥天之下元元之眾歡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上雖有田常之
臣不敢竊國之命雖有蚩尤之徒不得遽稱亂也即令患生於不可

測知之間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必不勞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絕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基天下之患莫急於商民與諸侯也方且封國八百因商民以立武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疎矣然而豐鎬之業安於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歷是無他故焉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小腆不靖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觀之則思過半矣

漢論

創業之君在無心中興之君在有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地非其有而欲取之民非其臣而欲得之不覩爲至公之物且鰓鰓然有苟得之心則將行不義殺不辜以趨一時之利其貽謀必不永矣故創業之君在於無心天下者非後王之天下乃先王之天下也基業中僨而欲振之土地既失而欲復之不斷爲必取之謀

乃恐恐然有狐疑之志則將怯大敵忘大恥而爲偷安之計其成功必不廣矣故中興之君在於有志昔者文王有庇民之德無君民之心所以作周也宣王承厲王之後內有撥亂之志所以中興也二王之用心可謂各極其至矣繼周之君獨漢爲盛吾觀高祖之創業其近於無心乎光武之中興其出於有志乎高祖以泗上亭長崛起於逐鹿之時獨能仗大義除殘賊以脫生靈塗炭之苦其無心固明矣然尤見於屬任之際光武以南陽宗室切齒於新莽之禍是故結豪傑定計謀以圖撥亂反正之功其有志亦久矣然尤見於應敵之時吳漢之封高祖曰濞狀有反相知濞之必亂東南也呂氏之問高祖曰安劉氏者必勃知呂氏之必爲漢害也知濞之亂而不誅之知呂之害而不去之吾有以知高祖之無心也昆陽之戰兵不數千尋邑之衆踰百倍也王郎之亂倉卒南馳司馬之屬無尺兵也當彊大之敵而勇益奮處擾攘之間而氣不懾吾有以知光武之有志也惟無心故豁達大度足以得天下而建無窮之基惟有志故廟謨雄斷足

以濟大業而振中微之緒四百年之傳祚二君之力也或曰韓彭之死皆以功高見疑雲夢之游得爲無心乎光武舍廣河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有始得其一之疑得爲有志乎曰爲人臣者無要君要君則必誅信越委贄於漢固陵之戰觀望不進必待分地而後會兵其罪足以死矣高祖有聖人之資而無王者之學又不得三代之佐故僞游之事不免過舉亦不得爲有心也古之君臣必有問難所以更相啟發光武之披圖將以咨禹之謀其規模已素定於胸中不待禹言而後知也禹因其問而力勉之所以堅其意不得爲無志也高光之處心積慮固已審矣雖然創業在於無心不可以無心而失時中興在於有志不可以有志而輕敵高祖之在蜀漢也曰吾亦欲東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斯欲也所以爲除害也諸將怪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斯怯也所以爲養威也除害以救民養威以濟事高光之用心皆在於斯民而已

魏論

曹操以鬼蜮之資乘雲雷之會奮起郡邑挾天子以令諸侯二十年間十分漢境而有其七嗣丕因業遂移漢鼎僕懿效尤旋傾魏祚萬古君臣之義至是淩遲歷代篡竊相承禍端斯啟跡其本末可得言矣漢政不綱威靈肆虐人怨神怒逆卓興戎凶悖英豪乘機蝟奮託義濟私忠詐莫辨操居其間蓋姦雄之尤也智足以濟其詐勇足以行其謀強忍足以自勵殘刻足以持法乃攬申商之術通孫吳之變奮驃彭之力籠絡文武鞭笞宇內援于樂於行伍取張徐於降隷匿怨棄瑕並收其用譎敵制勝變化如神內則彧攸詡嘉昱曄昭濟之儔效其謀外則惇淵郃典霸褚韋德之徒共其勇遂能詢仇徐方植基兗土奉乘輿於播遷立朝廷於荆棘綱紀斯張晨戰兼舉假命征討奮攘四方走楊奉梟呂布西指則張繡稽服南邁則袁術野死致屆官渡遂啟冀方揚旌黑山肅清朔野荆琮震慴而獻地隴超破散而遁逃胥魯係頸弱璋供貢略亦遠矣功亦大矣向使敦在三之義毋問鼎之心復子明辟恪恭臣位遷都中土汎掃九廟祀天建官不

失舊物然後奉辭問罪先之文告孫權安能鴟張於吳會玄德何必崎嶇於巴蜀如是則伊周之勳復見於斯齊威晉文比之褊矣自可位冠羣后世祚黑社備物典册死生極其哀榮命服世官子孫用其禮樂顧不偉哉懿哉奈何天資險陂不奪不饜包藏雖深姦逆寖露文舉以正色顯誅荀彧以九錫潛斃逼殞椒房鴆弑帝嗣戚屬相及噍類無遺一人擁虛莫知死所擢髮數愆幾於莽卓矣遂使忠良扼腕豪傑藉口曲直不分智勇俱困兵破於烏桓威折於漢中遷延濡須之屯震動襄漢之敗向使仲謀不貳其心雲長得逞其志雖未罪人斯得勝負存亡未可知也天厭漢德臨沮授首鼎分始成操亦殞命況其矯厲之習變於忍死荏苒之情牽於私愛嫡庶之分不明於平時分香之囑徒切於身後貽謀不遠來轍益遒丕乃下材據操成業不洪修餙之義亟成篡事自託舜禹掩耳盜鈴謂人不聞遂乃剪棄宗枝窺二邦之境雖土廣兵强而根本先撥但知黃雀之在前不知寒露之霑衣也叡之天資頗肖乃祖輔以懿之變詐故能兩擒孟

達西破馬謖東殄公孫孔明天不假年外憂雖弭而懿威盡諸將內
權已移刹復肆宮館之營重元元之困昧守成之道納僉佞之說崇
立幼弱付託昏庸爽義既殄其類師昭世執其柄芳惟主祭竟老桐
宮髦不勝憤旋殞車下劉禪既行璜亦高拱覆轍相尋曾不四紀原
此禍亂誰生厲階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也得民以仁受命以義揖遜
者既道高萬世征伐者亦事出王公雖以秦之強暴猶未嘗挾大義
以濟姦謀也然且大坰懷口實之慚夷齊有不食之義爲之者身受
天下之過論之者不廢抑揚之辭故曰武未盡善逆取而順守之何
有安忍無親殘戮以建基業假公行私盜竊而有神器貽害萬祀操
爲罪魁況其殺不辜以明法行不義以逞憾陶謙是怒千里濫誅文
舉是憎百口俱殄愛姬以不覺蒙誅主吏以人言借死輕用人命同
於草菅顧乃追悼愛子之亡彌留妃妾之念彼亦人子也天其可欺
乎徒使生民塗炭者數十年篡逆相踵者幾十代偏方斥爲老賊夷
狄歎其狐媚豈不信其然哉彼羿浞莽卓無分毫之功有滔天之罪

迹非疑似人得而誅操才濟其姦首爲盜竊正以二方未一事不遂於厥身丕不自量重欲欺世竊痛君臣之義所由廢簒逆之端所由啟後世君子猶有味操心而不正其罪者是故論之

晉論

晉綱失馭五胡亂華元皇以化龍之祥協金陵之慶保有江東不絕晉之社稷傳世十一享國百有餘年於時卿相大臣則有王導卞壺温嶠蔡謨謝安父子之儔岳牧將帥則有祖逖陶侃劉洪周訪桓庾弟兄之輩幕府則庾翼江道郗超王珣之屬與其謀偏裨則劉遐毛寶桓伊劉牢之之徒爲之戰蓋嘗擊楫誓師東載厲兵爭衡河洛之區馳驅趙魏之境然而功喪於垂成謀沮於將舉民雖降不能援地雖得輒復失季野覆師於代陂深源挫衄於山桑仁祖失律於許昌萬石狼狽於渦潁元子西至灞上北征枋頭皆以不利而退牢之一勝澗洛引旆鄴都亦以輕進而敗及至劉裕以不世出之英資總南北之豪傑悉荊吳之精銳東擒慕容西滅姚泓中原之境未復其半

而晉之鼎祚已遷天下之勢竟裂而為南北矣議者因謂江淮無山西之將吳楚非持久之兵建業異建瓴之勢自守可以僅存征伐不足取勝至乃絕望經綸甘心俯陋跨荆益以閉關恃江漢而設險安居猛虎之側甘寢積薪之上棄彼樂土使為匪人嗚呼是皆聞其聲而不見其形齊其末而不揣其本者也且以將之難得耶韓信何以有必勝之智兵之不精耶項羽何以有橫行之威地之非利耶吳越何以主上國之盟三者皆非所患則晉之不競蓋有由矣宣王之攘夷狄也必曰內修政事政事者國之本也名分非政不定制度非政不立甲兵非政不强財用非政不足號令非政不行故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恃小臣竊若是則危亡顛覆之是憂何恢復之圖哉自武帝驕淫綱紀寖弛孝惠愚弱禍亂繁興政事之大壞于賈論之詳矣及元皇以一州臨極主弱臣强五馬之謠始為戎首幾事不密終貽陵辱明帝以岐嶷之資神謀內斷制勝帷幄遂取鯨鯢晉之威令幾於復振而天命不佑享國日淺

繼以成康穆哀四世短祚委裘主祭政出他人蘇峻祖約滔天於其前庾亮桓溫覬覦於其後海西受昌邑之誣簡文同總已之聽及元惡自殞太后還政僅成淝淮郤敵之功已惑國寶膚受之愬道子元顯以昏虐斲喪王恭仲堪以逆亂相煽安恭不辰事同赧獻政之大略可得言矣迹其典型紕繆忠逆混淆慶賞刑威掃地幾盡含垢匿瑕則偷安旦暮危言正論則取禍頃刻不討郭默謂之遵養時晦分任三桓以為經遠無競登天折翼僅止士行之志遡風擁扇尙汙元規之塵自古政事陵遲未有若斯之甚者也故詳周札之議而知逆黨之無憚察周顗之死而見大臣之修怨覽周謨之論而識將帥之非人感撫筝之歌而悟讒諂之得志觀治城之對而恨清談之敗俗內治若此雖以金城天府之國百萬精銳之師儲械若山積糧如坻猶將外侮內陵救過不暇况復貪功之臣經營望表竊命之將假威勤王適足以啟寇喪師招權助虐耳何益於中興哉向使王敦旣夷桓溫巳死君臣輯睦及閒暇之時明其政刑使賞罰有章賢佞各得

張禮義廉恥之維勸忠良骨鯁之士歸威福於九重達號令於四海然後興利補弊訓農治兵觀釁而動仗義以弔伐雖犬羊之衆戎馬之强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奈何明帝溫嶠天不假年武帝謝安合非同志此義士之所以痛心君子之所以慨歎也嗚呼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乖臣子貽謀不遠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掩面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故曰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吾於晉見之矣

唐論

唐有天下三百年傳世十八其可稱者三君明皇憲宗皆不克其終獨太宗之業爲盛蓋其一身盡創業守成之懿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然吾觀太宗之爲人天資有餘而學道不足有聰明英果之才而乏忠孝和平之德有經營締造之謀而無至誠持守之意能辨佞人而邪正不免於並用樂聞忠言而疑似有時乎見猜强辨或以飾非忌心或以好殺狃於用兵之道而不知止溺於愛子之

私而不能決觀其意向駸駸乎秦皇漢武之域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靜考厥由蓋房魏輔相之力居多也保天下之業莫大乎立法度致天下之治莫先於行仁義法度立則後世得所守矣仁義行則斯民樂其政矣元齡之爲相繼大亂之後紀綱廢弛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皆其討裁乃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型燦然罔不備口分以授田則井牧之意也租調以斂財則什一之餘也定律令以蠲煩苛之刑立義倉以爲凶荒之備常員以待賢才而官守以治府衞以宿師徒而耕職不分經常簡易之法皆彷彿乎三代太宗之立法度也元齡之力與爲多也魏徵之論治也深拒刑名之說力陳帝王之道使太宗納之不疑又且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孜孜獻納以輔成太宗之德難於受諫則諍之漸不克終則諍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際深辨乎德禮刑賞之間賦詩則約之以禮待宴則申之以誠深切懇到意皆責望以堯舜之事太宗之行仁義魏徵之力與爲多也未數年間天下大治外戶不閉行糧不賚斗米三錢幾致刑措號稱太平之盛至

其後世雖有辟王猶藉太宗之法度以維持太宗之德澤以固結其民足以中僨而復興多難而不喪故太宗自謂此徵勸我行仁義之效而後之稱賢相者必以房魏爲首二子之有功於唐可謂大矣不特此也太宗恃富强之資勤兵遠討侈然有必取高麗之志師還遼水乃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然好大之心含怒未已羣臣莫敢諫元齡獨上疏論之惻然有仁人君子哀憐無辜之心由此言之房魏之輔佐信非他人之所敢望也雖然姚元崇之應變杜黃裳之忠謀皆有元齡之才宋璟之持正李絳之諫諍皆有魏徵之直明皇用之以致開元之治憲宗用之以成元和之功似有類乎太宗矣特其守之不堅信用匪人舉前功而棄之吁可恨也譬之於衣裁製縫袵各盡其功臣之力也衣成進之而君弗服誰能强之譬之於食割烹調芼各致其善臣之力也食成進之而君弗食誰能强之太宗之用房魏謀斯從言斯聽蕭瑀毁之而益信師舍間之而弗惑悟左右之誣斥封倫之論二十年間終始若一可謂千載明良之遇矣然則

貞觀之治豈獨其臣之功哉亦其君之力也

范蠡論

爲將不難於用智而難於知道料敵出奇臨機制變避害而趨利捨堅而攻瑕其守藏於九地之下敵不知其所攻其攻運於九天之上敵不知其所守若是者謂之智順陰陽之宜因天地之常達翕張予奪之變明消息盈虛之理用天下之至柔而能勝天下之至剛用天下之至弱而能勝天下之至强若是者謂之道用智之將貪功或以危國矜功或以喪身知道之將師勝而國愈安功大而身不辱此不可不辨也昔晉厲公與楚爭鄭大夫皆欲范文子不欲將戰於鄢陵大夫皆欲文子不欲其與郤至欒書往反辨論之尤力至獻六間之謀卒戰勝楚及將館穀文子立於馬前而戒晉君反國則使宗祝祈死自常人觀之欒郤之謀可謂智而文子之憂似若過矣未幾而晉亂不踰歲而難作三郤誅厲公弑書爲逆首至孫卒滅其族晉政遂歸於六卿文子之言乃始大驗蓋欒郤狃於用智而不知道其禍乃

至於此吾是以知用智之不如道也范蠡之佐句踐其幾於道者乎方句踐違蠡諫而山棲濱於死矣召蠡而問蠡無懼心卒以計事吳而退其兵與句踐入臣於吳三歲而後反乃相與謀取吳之計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殺申胥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吳蟹稻不遺種句踐曰可矣蠡曰姑待之伐吳而至於五湖吳人挑戰句踐欲許蠡曰弗許栖吳於會稽吳人請和句踐欲許蠡曰弗許卒能不傷越民而滅吳觀其說前後累數百言大抵不出乎天地陰陽日月四時剛柔屈伸盈縮轉化左右死生之理頗與老聃之書相出入吾以是知蠡之用兵蓋近於道故能廣運百里之境并取强吳而國無疲敝之災泛輕舟於五湖之上而身無刑戮之患皆知道之力也或曰所謂道者當本仁義蠡事吳使之驕又勸之伐齊及其蟹稻又使句踐弋獵傷飲以疑之皆近於譎詐豈道也哉曰此雖時有權變未能純乎仁義然其大意近於詩書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酌之詩曰於鑠王師

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聖人豈樂於用兵故爲是攻取遵養之術哉患之未除有不得已師之象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此之謂也越吳之讎國怨仇已深其勢不兩立越既失計以敗於吳不卑事之勢不能免以夫差之好兵而輔之以子胥非移於他國則越不得以無患及吳之亡形雖具而大國未可以輕測儻使之同力致死則未見必勝之理蠡因外于而內圖之得取亂侮亡之義無害其近於道也曰蠡之取吳可也功始成而遽去之又策種而致之死烏在其爲道乎曰吾於此益見其近於道也范氏之言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又曰無德而福隆如無基而厚墉厲公之所以死者惟無德而服者衆功烈多也句踐之始立也入則酒荒出則禽荒百姓之不圖惟舟與車固非上智之資也迫於會稽之恥乃勵志於復讎固非安而爲之也方其以小國并强鄰懼心必亡侈心必生侈而不戒難又將作種蠡其左右手失之必懼懼必求人越之才大夫舌庸皋如之屬尙多必能輯睦以相保此蠡所以甚

避又避種書而勸之去也種狐疑不決以自取禍豈蠡之罪哉然則孫武之書曰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則武亦知道者乎曰武佐闔閭破楚入郢師老於外卒爲秦敗智猶不足而況道乎豈子胥急於復讎而不欲歸耶將闔閭之不盡用武耶不然則空言而已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之謂歟

王陵論

君與親孰重曰臣子均忠與孝孰大曰義命均不幸而難以兩立君子何以處之權之得則兩全權之失則兩喪此必然之理也曰王陵從漢王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母伏劍而死陵卒從漢陵可謂忠臣乎曰陵萬世之罪人焉得忠漢帝不戮非治世也班固不誅非良史也陵與漢非有肺腑之親帷幄之任其去與就不足爲楚漢之重輕徒使慈母之身膏於鼎鑊喪其親而求爲忠其罪大矣曰陵知項羽之必亡是以決於從漢恐雖從母而卒與之俱亡也曰漢祖寬仁之君不學而性明達尙能多欒布之義而免其死陵以母故而從羽帝必

不罪不幸而見誅則命也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曰羽初無誅陵母之意母自引決以堅陵志非陵之罪陵母之見成敗亦明矣曰使陵之才如韓淮陰足以亡楚而興漢羽雖得其母猶將畏而不敢害今陵之從漢不過數千人何啻九牛之一毛羽之剽悍殘賊儻怒陵之不至知陵之無能必甘心於其母母亦匹婦之智自全無術遂至於死誰之罪歟曰陵之不往殆如伍子胥欲借吳以報楚爾曰楚之召子胥將誅之羽之召陵將用之胥知必死又度其才必能報讎是以決於奔吳陵若從羽則母子可以俱生非胥之比況陵於漢初無奇謀又無勇功亦烏在其能復讎也曰陵從羽羽必使將從之則廢義拒之則取怒是與母俱死也曰無益於親而使之獨死寧與之俱死伍尚是已陵豈得違之況陵本無從漢之心漢之待陵亦薄其與母孰爲輕重耶曰觀陵母告使者之辭則從漢之謀當出於母陵從其命者也曰使謀出於母陵當與母俱不當捨去謀不出於母陵當去漢不當違母陵罪不可贖也然則爲陵者當如何曰誠告漢王而去

之以全其毋羽使將則誠告而辭之爲祿仕以致其養毋沒則致爲臣而去躬耕以終其身則臣子之分庶幾其兩全乎曰告漢王而不許則如之何曰告之不許則逃逃而不免則死可也善乎徐庶之爲子也始事先主情契已深及荆州之退毋獲於曹公則辭先主曰所以從將軍圖霸王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老毋被獲方寸亂矣乃詣曹公然終其身不大用於操忠孝之節豈不一舉而兩全耶嗚呼陵庶之罪人也事親若徐庶可也

汲黯論

自古姦雄覬覦人之國家不懼其土地之廣甲兵之衆而常憚其有仗節死難之士蓋國之興廢常係乎人心而感激人心者莫大乎忠義理義固人心之所同然也不幸而怯於勢力之强暴憤懣抑鬱而不能以自奮必有大過人者抗不回之操以折凶虐之氣雖姦鈇逆鼎陳於前甘心蹈之而不悔則匹婦孺子聞風而興起猶知扼腕不平誓雪大恥而況於壯士乎況於君子乎此國家之所深恃而姦雄

之所深憚也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項籍觀之曰彼可取而代也隋煬帝方盛楊元感私於李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彼姦雄之窺人國豈畏其廣且衆哉漢淮南王謀反獨憚汲黯曰汲黯直諫死節守義至說公孫宏輩若發蒙耳節義之能懾姦心見於此矣且黯之在朝經術不如宏寬文章不如相如談說不如嚴助吾邱之屬其所長者不過節行修潔任氣好諫而已其所慕者不過袁盎傅伯之爲人而已使淮南亂黯止一死何能爲漢重輕而淮南畏之若是何哉獨不聞王蠋之事乎蠋諫齊不聽退耕於野及燕之入齊欲以爲將不聽將屠畫邑蠋不從而縊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卒以齊反燕盡復其故地節義之感人若此也使淮南而殺黯則漢之羣臣激於義憤者豈後於齊之士大夫必不置淮南於地上此所以逆折其姦萌也或曰何武言衛青在位淮南寢謀直畏青之善戰爾非憚黯也曰淮南誠畏青不過欲刺之非憚其義而不敢發也嚴助謂黯居

官任職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武帝亦然助言斷然曰古有社稷臣至於汲黯近之黯之節義素信乎漢之君臣矣大將軍靑侍中上踞廁見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見黯不冠不見也觀武帝待遇之輕重則二人之優劣斷可知矣雖然孔文舉以絕人邁往之氣秉義正已立乎垂盡難支之朝高言讜論屢挫姦鋒其英烈之槪視黯豈少貶哉卒爲操誅無救漢敗何也人心何存義士易爲力人心已去義士難爲功節義之與人心更相爲用者也東漢黨錮之禍忠臣節士駢頸就誅暴虐之政流毒四海民心之離漢久矣君子於此不屈其節以身殉國家之難雖不能救危亡於一時亦足以立名節於萬世其視陳羣華歆之徒猶糞土爾吾以二子立節同而成功異恐後人有惑焉故以其時辨之

悅齋文鈔卷七

悅齋文鈔卷八

宋金華唐仲友

顏曾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於意言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於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而入於釋以為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為之功幾於盡廢畢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他歧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

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於七十自志於學至於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之學也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於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爲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爲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躐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然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於聖人而皆不造於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於其間若無能焉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心本虛而靜反觀內融道將安往惟窒於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誘於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魯則知不能誘矣既虛而靜謂之淸明一貫之理已存心中此二子之所以悟道

而弟子之所以不及歟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

子思論

君子之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爲國而不知人國必危修身而不知人身必辱事親而不知人或失其孝事君而不知人或喪其忠故君子莫大於知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佞或似忠姦或似賢智或若愚巧或若拙深情厚貌險於山川故君子莫難於知人昔者聖人之設教未嘗不以知人望學者也論語二十篇雖出於門人所記然其次序先後亦必祖述吾聖人之遺意今觀一篇之末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書之終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蓋夫子常常諷誦之言故門人得以記之也至其言知人之方則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說也學者皆知之矣然得其視未得其所以視得其觀未得其所以觀得其察未得其所以察雖勞其精神竭其思慮人固未

易知也吾觀子思其得聖人之所以知人乎中庸之言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嗚呼此子思盡發夫子之秘直指知人之道以詔天下後世也所謂知天者非若淫巫瞽史屑屑乎吉凶禍福之說也知天理而已天之聰明可一言而盡以至公之道循自然之理無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間也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無人欲之累湛然虛明洞見物理雖天地猶將鑒之而況於人乎嘗觀帝堯之知人益知子思之言不可易也夫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心也放齊薦朱堯知其嚚訟驩稱共工堯知其庸違四岳舉鯀堯知其方命堯之知人若是審者知天故也吾夫子之門人得是道者蓋鮮矣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其賢之也蓋譏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則其方人未免出於用智也子思學於曾子得夫子之正統斷然以知天之說筆之於書其過子貢不亦遠乎雖然知天之道非他求也人之性本同乎天物誘於外純白乃喪反而

求之一心有餘師矣孟子學子思者七篇之書於盡心深致意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天理之不外乎性也然則夫子知人之說得子思而明子思知天之說得孟子而明聖賢之言更相表裏者也

孟子論

義利之說相資以爲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游於戰國始專以義爲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爲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於禹之傳子非以爲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爲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爲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

不得已而爲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衆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周周公作書諄復論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之皆義而已矣至於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爲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既甘心於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間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闢宋牼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問鄙儀衍爲妾婦之道斥楊墨於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伐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辯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濶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論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則每言湯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於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國富兵强侈然有闢土地朝秦楚涖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於後世豈不大哉

荀卿論

戰國之際七雄以詐力相傾處士橫議申子商君蘇秦張儀虞卿犀首吳起孫臏之流旣以富强約闔之術徼時好以取富貴淳于髡鄒衍列禦寇莊周田駢愼到楊朱墨翟之徒又相與造爲異端充塞天下聖人之道不絕如綫所幸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雖周游天下窮老無所致用而垂世教孟子之書七篇荀卿之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皇皇乎仁義禮樂性命道德之旨二書蓋相表裏矣後世學者推尊之曰孟荀莫敢少貶或皆稱其優入聖域或皆許以王者之師以爲誠然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二子不可同日而語也王霸之道起於用心誠與不誠之間至其所就乃有霄壤之異故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霸者亦爲仁王者爲義霸者亦爲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王者有刑政霸者亦有刑政及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霸者之心雖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威文由此分也商自契至成湯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豈有心於得天下哉正心誠意於閨門之內而道化行於萬里發政施仁於朝廷之上而德澤溢乎四海其植本固其流波遠天下欣然歸之有不可辭者後世憑藉其德斯民愛戴之心至數百年而未已是豈出於僞爲者哉若威文之霸也救邢封衛以竊存亡之仁伐楚會世子以假尊王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類非出於誠心故葵邱之會振矜而失諸侯河陽之狩以臣而召天子不終其身而德業俱喪僞爲之事可暫而不可以久故也吾觀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至於論王霸之說則不一而足既曰粹爲王而駁爲霸又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又曰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又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是何說之多端耶以卿之不知本故也卿之言性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夫善之可以僞爲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四者既出於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

其去王者不亦遠乎吾以是知卿之用必爲霸者之佐也卿之言既不用於世而李斯之學實出於卿斯用於秦卒蹷六國而夷之又佐始皇焚詩書殺學士以愚黔首卿之僞蓋有以啟之使卿用雖未如斯之過其不能爲王者之佐固昭然矣或曰卿之書言誠多矣若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予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初非二物也既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烏覩所謂誠乎人之性善如火熱而水寒其誠如水之能潤火之能熱也今既更之曰水熱而火寒又求其火熱水潤之功豈不惑哉然則孟子之必爲王佐何也曰孟子之言王霸蓋亦多矣而不外誠僞之說故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其言深知王霸之本則其爲王佐斷可識也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角至於言義則以爲外言性則以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卒挫其說荀卿之書

其辨誠過人至其化性起僞有似乎戕賊杞柳之說然則荀卿者告子之儔非孟子比也

性論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殆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爲異論終見詘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揚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揚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有取於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與三子辯木之生也有梗楠有樗有櫟爲舟爲器爲弓

爲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爲澤爲沼爲沚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然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層諸層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爲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楊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爲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爲惡善本誠也而以爲僞然則朱象乃其本眞而堯舜出於矯飾乎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咸言天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

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衆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覩之

學論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紵絮三千無益於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尙用其長不強其所短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才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尙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紀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

所不能及措諸事業往往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於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才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醫卜祝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人之典籍各舉其職見於問答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後醫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邳父史蘇醫緩之流發爲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骫骳不經恢詭奇怪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厤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術數技藝之家

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眞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於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

詩論

詩發乎民情而關乎風俗風俗衰則詩亡詩不作而王者之俗或幾乎熄矣先王知詩與風俗之相須也正心乎奧窔之間端本乎朝廷之上去奢崇儉而民趨於醇厚尊賢遠佞而民公其是非立師尹以引之表儀興賢能而使之長治四海之內萬國之衆漸摩乎仁義習孰乎禮樂道德一風俗同發言爲詩以歌詠上之德澤粹然一出於正乃以孟春之月遒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王者巡狩之國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乃取其合於法度者

播之管絃被之金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出於民情者還以感之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歡欣交暢上下和協經夫婦在是厚人倫在是成孝敬在是此教化所以益成風俗所以益美也王道既衰禮義廢政教失國自爲政家自爲俗風雅始變矣然其民猶有先生之澤凡可怨可刺可喜可愕無聊不平有動於中發於歌詠者尙或止乎禮義而采詩之職亦未盡廢故吾夫子猶能得古詩三千篇刪而爲三百五篇風化之在人若此其久也自周衰不振而詩遂亡涉秦其風俗大壞由漢以來凡躬化之本既非出於至誠而範民之具一切因於苟簡雖號爲還淳反樸之際猶且法出姦生令下詐起其是非毀譽既不出於至公則形於歌頌益不可取信是故謠言單詞轉易守長反以累中興之美曲鉤封侯非衣小兒之歌皆有中傷善良之意民詩之不足采乃至於此而士之爲詩者又更務詞句而忘義理耽景物而失諷諭喜過譽而昧規諫月鍛季鍊徒以新奇相誇尙詩之名存其義亡矣問其忠臣孝子發憤激昂感時憂國覩物思人觸事

寓興一切寫之於詩可以省風俗而知厚薄察政教而明得失者既無徇路之採又無比律之官甚者以片言隻字寘人於罪使有志者箝口結舌不敢措辭遂至風俗媮薄士氣委靡言路否塞諂諛成風詩之與俗至是而交喪矣昔薛收問於王通曰今之民胡無詩曰詩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又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讀乎通知民無詩歸罪於職詩者不知反求其風俗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爲國者明教以正俗設官以採詩兩者並行而不相悖庶幾敢言之氣振而觀民之道盡矣嗚呼孰知詩之存亡係言路之通塞歟

道藝論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以六藝王宮之官府則宮正教以藝國子之游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習六

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不屑為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則曰彼有司存焉覩鐘鼓管磬干戚羽旄之設則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恥於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況下於周孔者而可恥於藝乎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當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為六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為言也聖人之為是言不欲學者之專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為藝之藝而欲其為道之藝也道散乎形氣之間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王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取乎非道之藝也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尚得聞

衰周之道藝趙簡子問揖遜周旋之禮子太叔告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伶州鳩告以保樂愛財之道每射一人掩其目有如工尹商陽之仁羞與射者比有如王良之正反正爲之伯宗以知豐舒之亡皿蟲爲蠱醫和以知晉侯之疾萬盈數也卜偃知魏之必大世數末也史趙知陳之復封此皆藝之近於道者也若乃居喪而求彝器數典而忘其祖知悼子在堂而聞鐘聲誇七札之拔則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食羊羹之偏則曰今日之御我爲政圖用瓚之利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此皆藝之戾於道者也學藝而戾於道誠小人也學藝而近於道不亦君子乎顏淵之言曰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孟子之言曰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射御一藝爾顏子以之得御民之道孟子於此悟聖智之理道之於藝果何所不在耶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善學者志夫子之言以求顏孟之得於道藝其庶幾乎

釋老論

自釋老之說熾於中國使吾民人不蕃田疇不闢財用不足兵甲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眾男女怨曠而淫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辯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增算吾何恤于為惡何憚于事釋老乎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生死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人視與其溷濁世處塵俗孰若自在而遊樂國乎與其同朝菌友蟪蛄孰若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為而不從釋老也至于君子其識必異于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生死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為士者失其

所學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天下所視以為法也乃惑於疑似之際反引而加諸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蕩然而莫之反吁可悲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也聖人之知審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惴惴焉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蓋盡寓於易矣然不諄諄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遇難也結纓而死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啟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簀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啟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簀者欲得正而斃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澌盡者精

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曷嘗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也學者不求之於易論語而好觀道釋之書不以曾子子張爲法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道釋有所悟矣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庇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於世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所謂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生死一理晝夜一道豈有不可於生前而可於死後者是誠可哀矣然亦無足怪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道釋之學皆剽儒書之餘以文飾其說不可謂無可觀也故尤足以惑人此道釋之甚害而君子之所深惡也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其流弊必至於此今道釋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後之君子信吾說而守之率天下而歸正道斯民其少瘳乎獸之食人其少止乎

悅齋文鈔卷九　　　　續金華叢書

宋　金　華　唐　仲　友　撰

讀十二月卦

坤一變成復再變成臨三變成泰四變成大壯五變成夬六變成乾此六卦爲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也乾一變成姤再變成遯三變成否四變成觀五變成剝六變成坤此六卦爲陰長陽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也

復卽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之待其道長乃可用也姤卽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女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於黃泉雷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如雷在窮冬遽出於地徵陽發洩則涸陰沍寒必有甚於前日者矣

臨剛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於二陽之卦已著入

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於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知遯之必至於剝也戒遯尾之厲於初明肥遯之利於上言遠小人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於戒君子而急於遠小人於二卦見之揚雄覃思太元而自蹈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冥鄭子眞名震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君子之事蠡未足與此

泰不拔茅則君子無繼無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無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於初六變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菁菁者莪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有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桓靈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

茅以爲泰揚庭以爲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幾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昏亦由不知拔茅於否之初耳

泰之九二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處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并之以是而得尙乎中行不亦光大乎庶頑讒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歟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爲知臨之吉在泰爲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人猶深致其戒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何常之有柔以納君子則吉於臨而元吉於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於未進之前者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於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則然亦必伺君子之間隙而害之教有窮則變生容保有疆則寡助壯而非禮則衆怒祿不及下則怨望居德不忌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機也故聖人深以爲戒戒教思容保於臨戒非禮於大壯戒施祿居德於夬卦之才事之序也

天地交爲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於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戒者其惟艱貞乎假樂之卒章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艱貞之道也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繼之以孚號有厲則何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何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之不得已以爲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夬之時露章以疏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在夬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則小人亦不得以厚祿縻君子人心安則小人無間以求復君子不縻於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斂夬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榮以祿是邪無道而

富貴也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于早則遯與否剝皆馴至者也故辨堅冰當於初六履霜而辨之則無及矣姤之勿用取女早辨之道也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隣否九四復泰之端則必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侍於女主之手其无命有咎而疇離禍者乎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毖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十二卦反復聖人皆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童觀闚觀皆著小人之情狀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即觀

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葦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隱則四之括囊尙何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獒無逸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桑弘公好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小人之剝勢必至此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自進其說以剝君子哉

閹宦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閹爵止士屬內宰供門戶掃除之役而無與政事其貫魚以宮人寵之意歟漢光武唐太宗得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倘非肥遯於遯拔茅於否則君子盡於小人倘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遯拔茅所以爲碩果碩果所以爲來復也

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

所以保泰

荀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固該三才之道不止為君子小人然為天下治亂之本者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總而論之周公得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十二卦合而觀之則憂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荀卿為楚作成相故其言及此

讀仲虺之誥

南巢之放聖人之大過以救民也湯有不容之誠仲虺極改過之說非是誇美其君為諱過之言後世之告其君反是觀者審之

讀盤庚

盤庚深愛其民不忍以其未喻而加刑戮故開諭委曲如此足見王者之仁後世誣民行私而假此書為說皆盤庚之罪人也

武成脫簡

或問武成脫簡有諸曰不然古之爲文亦相祖述以湯誥例之武成文亦昭然初非脫簡底商之罪以上皆告羣后之辭也

讀荀子禮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卽性惡義外之說與孟子節文斯二者矛盾然則荀卿之禮強人者也孟子之禮充其性者也故吾謂荀子告子之流其極有性僞之論

讀荀子樂論

卿言樂人情所不能免與孟子樂則生矣合乎曰樂人情也樂斯二者樂之正也形而不爲道樂之流也聖人因人情而制樂順其正而防其流獨以爲惡其亂而制之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若其情者乎抑卿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者也

送同官黃教授序

紹興歲辛巳北虜渝盟天子震怒命將進討河南郡縣稍稍附捷書日聞中外翕然謂克復可日月計時永嘉黃君圯老方爲金陵泮宮

師僕始忝同僚從容言及之君曰虜爲謀久矣今王師壓境下數城
而兵不出情叵測且蓄恨而發其毒必深冬十月虜酋果悉其師入
寇戊申渡淮壬戌渡江我師退敗相繼人情岌岌不自固君復爲僕
言虜實强暴可畏然罪貫盈天將亡之已而果有變守巢穴者自立
兇酋弑于軍使來告退希功者因言虜衆潰願歸侵疆宜乘機進取
十二月天子親視師正月至金陵縉紳韋布之士章交公車皆有空
朔庭封狼居意君慨然曰是可不爲天子言乎虜酋雖死衆尙强且
我師老矣陳之中原果遇必敗不如先圖關中勢可萬全乃投匭上
疏言晉宋梁陳北討不利凡八事且畫取秦五利既奏天子下其議
君亦貢副封於宰府不數日稱譽翕然滿都下公卿大臣恨見之晚
未幾鑾輿還宮會君以薦員改京秩解組趨朝交游惜其別也會於
西園以餞之酒半僕釋爵而與言於諸公曰夫靜而能謀柔而能守
學不爲空文而貴實用言不阿時好而有憂國愛民之誠心若此者
可以爲天子近臣矣僕與君嘗誓急時相從居閒勝同喜聞敗同懼

聞事同議妄意自謂知君為悉望其容粹而溫察其心和而平稠人廣座語如不出諸口聞發一言必審而當理於前數者其兼之矣是行也羣公之薦不遺餘力必將引而寘諸耳目之官不則登道山而涿璧水為異日大用之階矣雖然願有請也君子信而後諫可以言而不言謂之隱君之通達古今議論不苟既信於人未稅駕必有迫而求之以咨度當今之急務者雖欲不言胡可得也二十年來息兵不用中權匪人隱濫尺籍伍符乾沒財貨軍行凋落戎馬駑敝一旦遇敵不死則奔士卒平居飽食安坐驕不可制荷戈一出觖望醲賞未及徧行睢盱桀驁有圖視四起之意兩淮十餘州失業數十萬人無所得食相攻剽以爭一旦之命江南白丁給饋餉供徒役北至于淮踣斃踵道東作方興未有息肩之期願君推前日誠心復以是告吾君吾相庶幾去華務實捨末趨本曠然大變以解斯民倒垂之急用則天下受其賜不用則亦已矣君何愧焉僕誠戇愚願希古人贈言之意眾曰善因書以為別且繫以詩

韓子後序

張籍論退之排釋老不如著書退之答以待五六十又謂夫子道雖尊其窮亦甚賴其徒守之向使獨言獨書其存可冀乎仲友三復而悲之退之年不至六十弟子亦無成其志者李漢趙德僅能次其遺文於四部入於集子錄儒流無韓子書此於退之無加損學士知誦習模倣取高於世謂之古文至其道高深博大亞孟軻越諸子者或未盡知亦其徒未能尊其書之過也仲友旣刋荀揚王通書因掇取愈之古文三十四篇爲四卷題曰韓子以合於三書非敢自附弟子之列庶以成退之之志自孟軻沒養浩然之氣未有善於退之者論宮市諫佛骨之死不悔逐鱷魚諭庭湊軍至誠無不動者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孟子所謂大丈夫人皆歸退之而不吝至於三上書宰相潮州謝表蓋將祿仕於諸侯與庶幾憲宗之改故皇皇不忍惓惓不忘之意丁寧反復而不能已世或疑焉則知退之者鮮矣退之自謂文皆約六經之旨舉其大概聖德詩約乾之文言別知賦約詩之

谷風佛骨表似無逸送窮文近北門鱷魚異類故體多方而嚴潮州表愛君故兼小弁凱風之怨此學者猶能知之若乃符讀書城南誚誘人以利祿孰知約宵雅肄三之旨感二鳥賦謂有羨於榮光孰知約飲食教誨之旨夷考退之行事鮮不合道而文旨無非經今而取以爲子乃不並存者懼後世獨以文觀之也讀三十四篇觸類而長之獨文乎哉

重修金華縣治記

金華爲婺治其山水清邃土田沃衍物阜而俗美冠於屬邑然境狹人衆占田五夫已名富室民皆勤耕桑嗇用度以卒歲無蓄積蓋藏以應公家急須自遷輦轂僑寓輻湊郡費寖廣賦增斂急事劇於舊宰爲高選皆佩韋以自緩稍趍辦則民不堪前此趙君子濟念民之瘼悉蠲賦外橫征繩者踵其規田里頗息肩矣縣兩輸悉於州無倉廩筦榷之贏其貧猶民也治廨創於五代修於皇祐歲日敝居者懸覘不敢興役補葺支撑寖就傾阤今宰木君旣視事顧瞻而歎曰君

子居之一日必葺茲何因循之甚耶博問精思得其所以則又歎曰邑於郡子弟也奉養是職何敢以費請民吾子也擾之傷吾慈顧歷覆是懼葺不可已吾當自任其勞漸以成之耳於是檢漏人約浮費鳩工庀材纖悉會計一毫不以煩郡與民民有挈壺漿持豚酒粟帛來犒役者笑而受之曰嘻煩吾子矣經始於六月乙巳畢工於十一月甲戌凡葺廳事之堂與西偏之便廳復其舊觀撤中闢而新之增壯麗焉闢堂之東建齋以便燕處爲役蓋不細而民不知可謂善矣夫欲速則不達敏則有功聖人之言初不相悖緩者不及辦者苛擾則失之遠矣勿亟于始成于不日固聖人盛德事苟緩於欲而達於才不害民而有功亦近古之良吏也木君於是役也庶乎不欲速而敏者仲友邑民也入其門登其堂周觀而歎曰美哉君子惠後人多矣其庇吾民厚矣貴德者不望報而報施禮也繼是政者毋怠事毋求速毋橫賦而苛役居是邑者毋囂訟毋牟厚利毋隱戶而脩輸以共樂斯成而享其安庶可報吾木君之賜乎君笑曰然於是乎書

重修台州郡學記

本朝以恢儒爲家法自慶秝迄紹興命教益廣矧在甸服敢不欽承仲友奉命假守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宫將就傾圯惕然念非宣化所宜乃議修學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二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助之始作於庚子孟春畢於首夏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名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震蕩習俗使人知有禮義乃王道之本生民之命不可一朝緩也茲郡邇辟廱而以水火風旱之相仍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於今又因循而不修守之罪大今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歟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乎詩曰有學之宫既久斯圯匪鄉之英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廱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閎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水逶迤有學之宫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鼓爾篋青青子衿盍遜爾業我風斯移我俗

斯美詔爾多士無負天子

新建中津橋碑記

郡介括蒼天台閒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招舟待濟寒暑尤病仲友以淳熙庚子來守自念承乏牧養大利可作迺分官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以寸擬丈刱木樣置木池中節水以俻效潮進退觀者開喻然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隄於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堅木載護以菑楗中爲級道兩旁爲却月形三其層以殺水勢南隄上流爲夾水岸以受水衝隄間百十有五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欄載以五十舟舟置一碇橋不及岸十六尋爲六筏維以柱二十固以楗筏隨潮與橋岸低昂續以版四鍛鐵爲四鎖以固橋紐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舟其八以夾橋其四以爲水備其二十有六以繫筏繫鎖以石囷四繫纜以石獅子十有二石浮圖二纜當道者植木爲架遷飛仙亭於南岸遷州之廢亭於北岸以爲龍王神之祠爲僧舍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閒凡

橋欄舟筏竹纜之須用錢九百八十萬既成因其地名曰中津銘曰
台江之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阻浮議橋之
既成其勤在繼矜吾民兮閔吾勤兮永詔厥後見斯文兮

筆記

靜女之詩曰貽我彤管彤管有煒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曰
史載筆博物志乃謂蒙恬造筆非始造也其制作至恬而始精爾至
漢以降乃有寶對玉匣翠羽黃金隋珠和璧文犀象齒麟角之飾珍
矣於適用則末也善乎王右軍之論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
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又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
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而後爲寶也此深知
筆之利病者也漢制天子筆皆以秋兔之毫蓋造筆嘗以兔毫爲正
譬如硯必用石鑑必用銅傅子乃言豐狐之柱秋兔之翰歐陽通用
狸毛爲筆覆以兔毫其尤精者則有鼠鬚猩毛皆人投奇而用之甚
至於髡人鬚而征其直者眞好異之過也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

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此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者敝
諸嶺南用雞羽之屬差勝耳惟羊毫勁健宜於大字用以覆兎毫作
方寸以上書清勁可愛下此則少圓熟矣毛穎之族中山爲整漢時
諸郡獻兎毫出鴻都惟趙國毫中用時人皆言兎毫無優劣管手有
巧拙此論固當矣然自江以南兎毫皆不可用大抵兎生於平原者
沙平草軟則毛長而勁生山林者出入荆棘間則剉鋭而短故不入
用無他故也唐給集賢諸學士歲千五百皮亦止以四郡所貢者良
由此爾古人以筆爲鋤未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則筆固不可不擇然
古人善書者又以不擇紙筆爲工虞世南以是辨歐褚優劣至如張
伯英墨池智永師筆塚所用之多若此必不暇精擇也然鑒筆亦甚
難事柳公權求筆於諸葛氏卒還其先與者而取常筆况他人乎噫
筆之用至廣大矣用之以斡旋洪鈞陶冶萬類是爲化筆用之以鋪
張閎休鼓舞羣動是爲椽筆用之以鎔範衆言恢宏至道是爲文筆
誅姦訣發潛德時則有史筆肅朝列糾官邪時則有白筆獻疑罪斷

詳刑時則有丹筆援筆以寫龜圖則彝倫敘焉抽毫以命才子則文賦作焉分金銀斑竹之飾以紀述名士則功德文章著焉託以明遠開物成務著古昔之唔唔傳千里之忞忞捨我其誰若古人賢以筆端膚寸濡爲霖雨其次者亦粉澤王化丹青王猷使當時號大手筆又其次作文之士下筆不能自休稠人廣坐援而書牘會不停綴專意述作者至於門牆藩溷悉置紙筆文字一傳使作者心服欲焚棄筆硯嗜書者秃千兎之翰以字畫名其家古人用筆端不苟然也故以符應之著形於夢寐則有點額兆孫氏之祥如椽應大册之異五召爲藻思之符出爲靈響尙能與博陵生商古今而論得失也惜乎世訛道喪文武異途始有投筆而求封侯恃長槍大劍而以毛錐子爲安用者是可歎已況乎爲上者旣不中書流而爲刀筆吏惡俗且恃以爲鬻訟之資至號珥筆之民則吾所不取也已大丞相以筲城子賜僚屬明牕淨几拂歙石研松煤寄與乎格先生之門於是乎書

題王介甫荀卿論下

不盡仁智之道不足以知己而愛己能知己愛己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若其使人知己愛己則所謂在彼者聖人之所不能必也今子路之言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是未知所謂在我者當盡而在彼者不必求也子貢之言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是雖知仁智之用而未知其本也獨顏淵不然不責之人不求之遠反諸身而已是可謂深知仁智者也孔子不云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不云乎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由是言之則卿之所載誠孔子之言闢之者過爾

書秦少游書王蠋事後

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為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為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

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於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於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於伯夷人見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於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大仗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湣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因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

蝎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蝎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蝎於單傳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蝎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悅齋文鈔卷九

宋 金華 唐仲友 撰

續八詠 并序

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詩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宇褊太守參政李公節其東更拓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谿幾倍題詩揭榜更勒詠碑郡人歡讌光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歸而登之睹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俟蟲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蓋與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物一篇而已況兼一郡之美不主茲樓之勝乃用其調而更其題別爲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模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慮學步非敢效顰雖媿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唐仲友序吳氏師道曰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一夢選慶

千古爲吾邦美談獨恨人畧其文耳唐與政序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皆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可一時諸公之論皆以入詠爲樓辱而與政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雙溪占勝地 一

占勝地勝地難摹寫二水護城闉千山帶林野山林鬱蒼蒼千里遙相望栝蒼轉曉色九峰含夕陽危欄壓雉堞嘉名寄文章陰晴聞變態晝夜無故常郊平漲潦渺滄溟渚迴澄波紫素練齊後遙岑歷歷分霧中疊嶂濛濛見增遠目兮雙明含清輝兮四面奉分星之脉繼切宸居之眩嫩邪人來此意以恭客子臨之遊欲倦神莫睹敬先通言有蕭興無窮烟籠野以浮碧浪射霞而湧紅連赤松之佳氣通三洞之巖風仰層閣而跂翼俯浮梁而卧虹數征帆而引興聽俗舞而省躬接絃歌之盈耳震鼓角之凌空洪鐘發天半清響入雲中英靈降神異膏腴生物豐清絕茲樓景佳哉甲江東

八詠掞英詞 二

掞英詞英詞有微意懷章戀雙闕吟情深六義秋月淸可依春風惠

無私草桐感霜露渴鶴傷羽儀解玉佩去朝會駕朱旛張皂蓋張蓋非不榮解佩難為情青緺矯濁侈錦帳懷休明邦衣未容褫況值佳山水時來一登臨清曠豁千里既為茲土愁復云茲土美揖林壑俯清淪摛錦繡歌陽春天球鳴兮朱絃奏朱絃奏兮玉律新靈均淵源建安風度參衆體於柏梁接遺聲於楚賦值重光歎盈缺曳長裾懷散聚想西園兮不復游典南尉兮未能去搏淮陽之見疎幸浮邱而來顧非流落以為患諒熱中而怨慕景人詠以增輝詩因樓而得趣嗟暗投於拙目指徽瑕於寶璐高文一何寥絕境亦難遇子期久云亡蚍蜉祗撼樹

千年增舊觀 三

增舊觀舊觀已云美棟宇未翬飛賢侯為興起昔時兮清賞昔日兮清文揮絃兮歸雁隱几兮浮雲八篇合綺麗萬古垂洿芬鶴歸城郭幸未改人去典型猶得聞風流兮代變城隅兮勢逼故蹟兮溪山靈祠兮門闕湊香火於庶繁局宇宙於祠側借經度於無地厥往來於

如織亘舊貫於改作付流年於未極負吟咏之高名起登眺之太息俟至懷古賢民樂值豐年謀始規模壯競辰旌旆遷落成馳不日面勢快瞻前昔人應有待神交臭蘭茝淚碑忽已新革帶儼如在當時屈望郎此意屬眞宰樓高兮山遠野曠兮水長冥冥兮鴻翼渺渺兮鷗行客至有永日詩成無短章見聞靡不逮名實非自彰隆昌七八載作者永相望

萬象出新奇　四

出新奇新奇震吳越經營得要領呈露入軒闥迢迢枕蒼山虬龍南北環中含七邑壤下注溪流灣昔樓已據勝今樓與名稱東西倍軒豁高下增比興極目送朝宗目窮波未窮萬里出寸碧千里來雄風地迥月偏蚤草綿心易忡窗影射朝日簷牙留晚紅村村辨迥互樹樹分玲瓏長烟低抹岸遠水淨涵空雲開無迅翼天末識歸篷輪奐覩新作邪人胡不樂憧憧絕紛擾寂寂宜淡泊溪響答棋聲雲影入杯酌守澄心自知客至意亦宜哦詩句易得憑檻坐忘疲垂名千古

地一朝風景異楹桷壓閭閻邱壑輸胸次清游未渠央吾民那可忘

詞章賁高閣前後兩甘棠

遲日春偏麗五

春偏麗偏麗兩溪湄三農喜趨事萬物欣逢時伊吾士之洵樂勤畝之東作彌隴麥之曠望偏水田之疏瀹拙新綠之桑麻換柔青之林薄林薄初遷鶯郊原膏澤晴園花張錦爛隄柳弄絲輕落梅吹香盡芳草連天生遊人自適意客子偏傷情韶華忽云暮簷楹亂飛絮南浦綠波瀾秀野深烟霧魚肥隱釣舟沙煖多鵁鶄紅殘少踏青日落喧競渡翩翩來去燕芳洲啣泥便弱羽度高城斜拂微和扇物態皆光輝憑高自忘歸輕雷送夜雨江色含朝暉俗厚異觀洧服成思浴沂所幸癘不作但願年無饑寬書已屢下宣布闡深機

薰風夏更宜六

夏更宜更宜倚榻客扇化養之清微布豐美之潤澤空翠幄之桑柘漲黃雲之麰麥掃園圃之落紅溢畝澮之陳白亘東西之人望固高

下之無擇響繅車於林野度牧笛於阡陌消永晝於尊罍散輕暑於絺綌嘉賓可以娛塵襟可以釋俯檻草芊芊懷人情脉脉黃梅熟兮大霆洪濤漲兮古渡前渚長兮長已没浮梁斷兮斷無路駐征客之行舟失遠村之芳樹望青林之濟溺慮黃帕之為蘿浪洶湧而未息雲冥濛而猶固幸學海不為遠忽安流已如故赤日照奇峰絕壑召神龍奔雷過車響急雨跳珠容為霖利已沛潑墨收無蹤微凉入殿閣朝爽開心胸高明可居君莫厭變化莫測吟可佚

秋空月皎皎七

月皎皎皎皎飛明鏡滌風露以孤高照溪山而清靜協二氣之金精肅萬物之西成捲雲衢之點綴廓天路之澄清掃埃壒於玉宇流沆瀣於金莖汎林光於遠野轉簷影於高城盪金蛇兮深泓湧浸玉兎兮長灘平射潛淵兮魚龍動泠巢棲兮烏鵲驚在冰壺兮心腑快吸瓊華兮毛骨輕念遠人兮懷塞北依末光兮思承明顯氣兮深淺素魄有虧盈橋成牛女渡日沈河漢傾光輝半入月憂樂殊繫情蕭蕭

漸爽色遠雁向南征此景皆奇絕茲地獨崢嶸當午夜之寥闃帶遠烟之蒙冪認遙山於微微分近樹於歷歷急搗衣之寒砧引泊舟之橫笛繫賞心之難并對茲焉眞無敵佳人兮懷哉參已橫兮歸去來

冬野雪垂垂 八

雪垂垂迥野望中奇冥迷一色混琢鏤萬般宜嚴風初作意愛日爲收藏千山淡若慘萬壑凍無姿同雲忽迺合飛絮漸分披漫天歷亂落灑檻橫斜吹粉浸兩溪漲瓊削千林枝素虬橋梳潜冰柱瓦流凘田種皆薤伯絃絕非子期沙頭雁影滅城角鳥聲悲烟孤辨村墅天沈迷酒旗愛登樓之縱目忘起栗之侵肌忽愁容以暫開漏朝暉之照曜射積素之峰巔認微波之溪谷燦垂簷之明珠爛開府之羣玉凜暮寒而復凝灑夜聲而相續覩開闔以多端玩朝昏而未足孤松氣獨剛百穀土增沃積陰那可久見晛深所欲白雪與陽春願賡郢中曲

游蓋竹山

籃輿東出雨初收泉山捲霧奔蒼虬麥田濛濛連千疇去年見種今見秋農家椀大即快活使君不去能無羞春光欲盡誰挽留千林蕤蕤新綠柔桐花遠近淡無色自開自落那關愁洞天為我暫晴霽使我蠟屐窮冥搜天門發秀萬馬下水口離立羣峰稠瀑泉對面瀉絕壁寶劍郤倚丹鳳樓溪聲噴薄雷霆動石色古怪神刻鏤洞門谽谺風颼颼香爐峰下蛟龍湫中峰特秀小為貴左右旌節森戈矛幾時秘奧一日覩談笑指示君知不精廬但欲占勝處專事棟宇非良謀飛閣跨水納佳氣突兀堂殿居上頭軒牕高下有奇致洗滌肺腑明雙眸我將於此棲羽流鳳笙鶴馭應來游丹成一舉凌九州下視濁世如浮漚靈祠欵謁路阻修層巖曲澗逶且幽經營輪奐亦未就揮金助爾何須求晚雲漠漠鳴雨鳩僕痡泥滑吾欲休虹橋列炬促歸騎城鼓已報初更籌追攀別乘聊復爾乘興何如王子猷習池不為倒載去兒童不用拍手攔街謳

石洞

流泉在石上細路在石下天宇閉復開竹樹邃而雅我來不値桂壑風月寒病骨艱迎逢野田午後愛日烘杖藜扶去穿谿籠霜清水落石正瘦落葉擁徑行龍鍾決流作瀑飛短虹小閣踞坐塵慮空蕭然一笑出山去迴首峻壁紛青紅

雲峰院

木杪出危閣軒牕羅翠屏更須登石望欲盡遠山青

郡舍

草色紅泉井桐陰白板扉徘徊不忍去坐待白雲歸

逸篇逸句

悅齋遺文什不存一今將篇目可考者採錄如左其全篇雖佚而斷簡零帙尚見各家徵引者卽採附篇題下不得其篇題者則彙次於末

代提舉國史進哲宗徽宗寶訓表按悅齋以紹興庚辰中博學宏詞科此下五題卽試題也

少皡氏官名記

唐文思博要序

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

困學紀聞紹興庚辰宏詞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悅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實錄云命呂夷簡撰記而悅齋謂煥乎堯章親加記述亦誤

辭學指南唐悅齋寶奎殿御書贊序有缺誤

漢考工令箴

賀仁宗英宗室前柱上生芝草表 此下五題見辭學指南

辭學指南載其起聯云聖皇至孝荷神鑒之溥臨清廟備祥挺靈華之秀發又中聯云天錫嘉符芝稱珍物儼延英之御座爰興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嘗下漢皇之詔

代臨安府進瑞麥表

辭學指南載其中聯云効貢毫都上掩太宗之迹俘圖蜀部益

歸疆論

刺客論

困學紀聞引其中段云諸侯棄甲兵之衛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刼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沬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剚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窮困歸燕丹軻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審勢議

待時議

務實議

館職策十 問水旱

蒼山新峴潭靈濟廟碑 此下十二題見文粹第七卷目錄

重修靈康廟記

禦海潭靈洽廟感應記

謁蓋竹山詩記

寧海桐山飛橋記

桐柏眞人新像記

丹液亭記

送姪赴樂淸序

十全方序

荀子後序

揚子後序

吳師道法言序云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司馬公宋咸

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略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

文中子後序

擬上留守書 此下九題見文粹第八卷目錄

上洪丞相書

上衢州程守書

上趙守舉詞科書

上張丞相書

再上洪丞相書

上李侍御書

代次兄上虞丞相書

代人上李參書

代人上史相書 此下十二題見文粹第九卷目錄

代人上向漕書

將仕曹君墓誌銘
兩唐君墓銘
時夫人唐氏墓銘
吳居厚墓銘
曹君墓誌銘
歐陽顛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陳俊卿墓誌銘
祭廿五弟文
祭小八姪文

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如孫吳皆後世變詐之兵非古之兵書也雖陰陽神農黃帝之號皆託也見玉海一百四十卷

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見困學紀聞八卷民心之得失條又見十三卷張文潛梁父吟條

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釋道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見困學紀聞卷二十）

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只合委任大臣使百官各得其職又況西都呂霍上官王氏皆是權戚不是大臣不免政歸房闥捨宦官外戚孰得親近（見山堂考索續集卷三十一）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見山堂考索續集卷四十五）

雄最知大衍數者故元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元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爲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不言五十爲土五與十相守者知藏十之爲大衍也（見經義考卷二百六十八）

永康胡宗楙据唐氏遺書本校錄

唐楊倞注荀子後序

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爲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寖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閩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没訪得善本假守餘隙迺以公帑鋟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氐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

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林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爲客卿與遷書向序駮益難信據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旣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徼時好卿獨守儒議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盛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滅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美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

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書痕餔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
意書嘗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
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見古逸叢書

重建學校記

國家稽古道命教編郡邑遠邇靡不承庠序盈門迨於荒陬剡是浦
陽屬名郡爲佳邑嘗有顯者今邇聲轂海流頻水化源下漸剡伊贊
宮可廢不葺縣學凡三遷重建於皇祐間宣和七年徙今址紹興以
來令蔣樞李概張公盛葛立柔司馬儼陳伯廣趙汝越補敝支傾制
未經久教養道闕士氣不振俗用蕪陋主簿丹陽葛君采始至謁先
聖顧瞻堂陛蓁蕪頽圮惕然不寧既閱月歲月旬稽職舉恤惠孚胄
然嘆曰我祖清孝文康以儒受國恩今四世矣小子敢忘本即告於
令黃巖鮑君祖文愀然曰學廢令負責設歲幸豐民補敗未給美哉
艱乎當何爲計葛君曰祿雖微皆君賜民嘗請捐數月以爲倡庶身
教者從事克擠鮑君曰誠如是吾亦何愛於五斗謀既定以咨丞尉

僉和不疑樂輸勉從民是用聽得緡錢數百乃以淳熙戊申季春月甲子鳩工庀徒命學職于琢佐經畫石康功司出納石知義宣統各贊以力役既閱時太守修撰趙公以閩平之望下車脩教聞而悅之吏民奮厲越仲冬晦新學成費千緡半出民助廣殿崇麗倍蓰舊規重門列戟外疏兩池疏達繚垣植柳外環邑人改觀咸知士尊既畢工于琢以狀事來告仲友曰吾邦有賢牧使令佐獲展其能學敝以新教仆復起上化用宣窳俗將變不可無紀矧夫美成在久問者學之餼廩多充他費厥數褊迫教用不給今學既成將豐厥養充厥教願聲以詩上達民情於黃堂使終惠於我士民永以爲勿壞之勸不亦韙與仲友拜而言曰宋德厚矣自承流至於邑寮皆知重道以績於成異時弦歌流聞受人易使之風河潤千里居鄰邑者與受大賜豈敢辭蔫君之命迺爲詩曰補山之陽維蒼蒼兮浦陽之流維洋洋兮民生其閒庶且康兮士業於儒顯亦嘗兮教化之宮曷其荒兮圮極其崇守維良兮彌矢其謀令曰臧兮甲子三周新化堂兮重門列

戟水牛璜兮士知自尊化爾彰兮天子之德吏奉揚兮學非美觀道欲長兮守尚終惠民不忘兮尚愛植柳如甘棠兮見浦江縣志

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二章集論

太宗之問禍福之機房魏之對更爲本末若言創業易太宗身更其難此不可罔若言守成易太宗必謂難者吾猶身濟之怠忽生矣太宗悟二臣之意加謹於守成之難明哉見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二章集論

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爲名相矣未可以爲畏相也見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二章集論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見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三章集論

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

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見貞觀政要卷二任賢第八章集論）

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之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五章集論）

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苟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見貞觀政要卷二求諫第十一章集論）

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見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二章集論）

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猾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爲所亂則爲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見貞觀政要卷二納諫第七章集論）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

宗兩賜季輔得㮕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爲盡其才也見貞觀政要卷一納諫第八章集論

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掣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見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第五章集論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訪賢才坐論大事在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職而未得擇宰相之道也見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二章集論

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已任則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見貞觀政要卷三擇官第七章集論

太宗制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

庶之際不爲遠慮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見貞觀政要卷四太子諸王定分第二章集論

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傅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一日猶不可況四考乎見貞觀政要卷四太子諸王定分第四章集論

劉洎此疏足見其爲剛直果敢之士太宗以太子諫諍穆裕歸功諫臣則洎援正人聞正論之説驗矣惜太子不足有爲也見貞觀政要卷四尊敬師傅第六章集論

太宗誠有知子之明其教之亦云篤矣此數語者卽周公無逸之書也至謂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此則煬帝有前鑒矣奈何承乾方欲以殺止諫雖百正倫何益哉見貞觀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諸王第一章集論

遂良之諫切中太宗之病此太宗十八舉義兵以已揆人不問幼小曾不知人才不同未知稼穡之艱難乃使之臨民何止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況膏粱之性難正古人病之而況於帝子乎遂良欲養成德

器審堪臨州然後除遣眞良牧也然帝子之重土地不足藩維磐石之宗使臨一州亦何益哉賢乎適足以勞之不賢適足以累之而已惜哉唐之君臣其見之未及此也見貞觀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諸王第七章集論

太宗於玄素可謂不察矣玄素力諫太子承乾一再至于三四承乾諱其切至遣戶奴撾擊遣刺客何之其脫死者幸矣乃於他宮僚同坐至除名爲民起爲刺史訖不復親近太宗於此刑濫害及善人矣可不悲哉事與于志寧同而賞罰異太宗何所見而然耶見貞觀政要卷四規諫太子第三章集論

仁義是帝王之道然必如中庸九經與大學自誠意達之明明德於天下方爲醇粹太宗言仁義本乎魏徵之勸然所謂仁義乃在制度紀綱而已見貞觀政要卷五仁義第四章集論

若立者所謂一心可事百君忠義勇敢兼有之觀其於隱太子之死能不避難然君弘世衡旣死則解兵而去不爲已甚則異乎徒勇者蓋可知也然立之與叔方俱可謂見危致命者矣較其人品叔方其

立之臣歟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一章集論

姚思廉節義學問之士孟子論爲人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思廉之謂歟學問惟寡欲能精節義惟寡欲能立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二章集論

屈突通不死於稠桑更盡力於唐尙得爲節義乎曰隋運已亡河東之守力戰不屈天命有歸通如之何斬家奴射其子兵敗力屈而後擒亦足以報隋矣商之亡也雖如箕子猶陳洪範封朝鮮而欲責人以必死不亦難乎若通之竭力於所事亦足以爲節義矣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四章集論

若以隱巢之事不可以利怵死懼亦可以爲社稷臣矣然太宗此言蓋亦有爲瑀初以切諫房杜廢又以痛劾房杜罷至此復參知政事太宗賜詩欲羣臣知委任之意也魏徵之言亦以發明太宗之意若以瑀較楊子雲近世社稷臣之論則猶有愧云見貞觀政要卷五忠義第八章集論

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蓋小人之情必虐煢獨而畏高明君子反是向無胄之言則太宗爲失刑背皇極之訓矣其爲利害豈淺哉見貞

觀政要卷五公平第三章集論

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太宗不暇省歲餘乃以刑部命道裕太宗可謂能改過道裕可謂善議刑矣見貞觀政要卷五公平第六章集論

徵論甚於德禮保於誠信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最中太宗之病道德仁義禮儀皆以誠信行之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豈至有善始之勸無克終之美哉見貞觀政要卷五誠信第二章集論

太宗之失正在矜伐賴達之對箴其膏肓太宗儻得此道雖帝王可及也惜其資矯拂勉强之力故時有用賢納諫之益亦蹈飾非拒諫之悔也見貞觀政要卷六謙讓第二章集論

太宗辰日哭張公謹謂君臣猶父子義感人心爲馭之略高矣見貞觀政要卷六仁惻第三章集論

太宗言不敢多言意在史筆正倫之一言兩得將順匡救之美宜乎太宗悅而賜之也見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第一章集論

上執其謙下輸其直此議論之體也以飾之不才羨獨知之然從試

可乃已之論則人君之言豈務求勝太宗以智辯自居往復窮詰此最足以害從諫之美洎兩言之切中其病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外者也答詔猶有反覆是非之言則太宗自聖之病願亦難瘳賴洎言之不已使太宗許以能改不然其去德豈遠乎哉一鑑既往獨洎能出此言不亦賢乎見貞觀政要卷六慎言語第三章集論

太宗所言皆君道然謂守而不失亦望史官不書吾惡則有護過之意矣伐遼之監不遠而窮兵用魏徵而仆碑於身後知宇文士及佞而游言自解謂守而不失未免自矜也見貞觀政要卷六杜讒邪第七章集論

梁周陳隋之際吾道窮矣儒於此時猶守先王之經有如劉炫之徒至於流離饑餓而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為後世故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見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二章集論

五經出於煨燼之餘諸儒習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十百家爲之盡廢然爲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爲義疏以統一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道未也

又曰自漢以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遂益詭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並見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第五章集論

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無二上之義見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二章集論

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土揖爲之禮奠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

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許李挾蠱后以熒信書至見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做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嘆哉（見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五章集論）

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興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見貞觀政要卷七禮樂第六章集論）

張蘊古文章鯁直之士太宗以一時誤見濫誅最爲可惜大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切中帝之病蘊古敏書傳曉世務文擅當時加以切直太宗濫殺而悔則何益矣（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二章集論）

微言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此即皇極所謂王道書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二說並行而不相悖無作好惡道也惟作威福權也德大而常禮不足以賞於是乎有作福罪大而常法不足以誅於是乎有作威此非有司之法守而出乎人君之權者雖作福而德稱乎賞豈作好哉雖作威而罪宜乎誅豈作惡哉然則賞刑非不出喜怒也不由乎一人之私喜怒也

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五章集論

太宗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固嘗推封德彝刑法伯道之說從魏公仁義之言雖道德齊禮未純三代而欽恤之意形矣惜哉後世之不能守也見貞觀政要卷八刑法第九章集論

天啟興運亦不偶然助興運必有賢妃以漢唐論長孫賢於陰馬有古后妃之美無後世后妃之失太宗謂內良佐信夫見貞觀政要卷八赦令第四章集論

太宗因四夷之賓而以秦皇漢武自儆求輔弼之言此忠言可進之機惜哉玄齡無杜漸之言俾進乎帝王保治之道也見貞觀政要卷八貢賦第三章集論

名其為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會宜其從之之速也見貞觀政要卷八貢賦第四章集論

甚哉讒人之可畏也盍不為南越王於武德之初而肯反於貞觀耶

譖言無端幾害忠良非魏徵何以明之以蕭詵輔公祏不足勞偏師翦除益之區區何足當唐之興運然直壯曲老闌暮可擊之狀未可必也太宗罷之明哉以尉佗之驕倨文帝猶以德懷而況益乎全知命之臣止無名之師江淮以南所全活者不勝數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賢於十萬眾特以兵勢較之耳兵隊一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干戈轉餉瘴癘之鬼可以十萬算哉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二章集論

古之待荒服之外正如此耳太宗推所以待康國而推之它夷不求臣服不亦善乎惜哉其未盡如此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四章集論

高昌地不千里勝兵纔萬人恃遠不賓太宗討之以其地控西域之中故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五章集論

王魏既殁諫臣惟遂良爾而其識量不及魏徵李勣一折而遂良之諫不行勣武臣耳所見惟邊功奈天下計何魏徵在勣此言必不發就使有此言徵肯但已邪遂良以克爲善則其言已不能無過矣朔不明夷夏之分申知足之戒以告帝曰高麗小醜不犯邊吏今而討

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不亦善乎勸之指魏徵乃以杜遂良之再諫惜乎不抗疏而力陳之太宗之欲用兵也指魏徵之失其悔用師也與魏徵之思諫臣繫國之輕重如此論諫必若魏徵可也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八章集論

易既濟六三與未濟九三均是伐鬼方均是三年之伐在既濟則戒之在未濟則勉之武功之未成聖人必勉之於始武功之既成聖人必戒之於終玄齡之書得既濟之象太宗莫之聽者無畏相之心耳見貞觀政要卷九征伐第十二章集論

荀卿言以德兼人者王以富兼人者貧突厥既破頡利既擒若用魏公之言使處河北於邊無擾於國無費不亦善乎乃卒用彥博之策若不因結社之亂悉從故地假之世數蕃孳爲唐之費不亦重乎大抵處置降人最難內之中國亂華俗置諸塞內生後患惟反之故地爲立君長從其故俗服則爲蕃國去不爲叛臣此長策也見貞觀政要安邊第一章集論

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為九經庫油衣亙為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雖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已善而況兼之者乎見貞觀政要卷十畋獵第二章集論

世南對山壞蛇見大水恐有寃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為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儆懼之意惜哉

又曰世南論尊足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省錄彙因之論大小殊矣並見貞觀政要卷七災祥第三章集論

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為皆可以為三代之令主至漸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微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傅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順改

以終善道以保貞觀之隆專髣髴乎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見貞觀政要卷十愼終第五章集論

吾鄉以經術史學冠絕古今著述最偁繁富者無過東萊呂公悅齋唐公悅齋所著八百餘卷冞過東萊徒以見迕朱子宋史不載其名書籍亦幾絕迹先君子竭力蒐訪屢刻帝王經世圖譜一編求所謂唐悅齋文集四十卷本泐不可得明蘇平仲撰悅齋文粹序云明初諸孫懷敬以書久佚裒輯遺文得九經發題愚書置於首菉竹堂書目載有此書自明以來傳本絕稀全謝山氏於永樂大典得唐仲友詩文若干首鈔而編之書亦久佚余最後晤金雪孫太史得張作楠氏手輯金華唐氏遺書內有詩解鈔一卷魯軍制九問一卷九經發題一卷愚書一卷悅齋文鈔十卷按悅齋先生所著六經解一百五十卷見一齋書目朱竹垞經義考錄其六經解書解詩解孝經解俱稱已佚此從殘本悅齋文粹錄三十二條爲詩解鈔又錄魯軍制九問愚書二種首尾完整乃列卷端其九經發題九篇則從阮氏金華文徵王氏金華文略朱氏經義考錄出文徵於易書春秋作易論書論春秋論文略於論語孟子作論語論孟子論經義考於孝經作孝

經解自序張氏皆一一更正悅齋文鈔則又錄殘本悅齋文粹歷代名臣奏議聚賢言行略等書掇摭而成雖非完袠亦足窺見涯涘余復於古逸叢書得唐楊倞註荀子後序於浦江縣志得重建學校記於貞觀政要得論史諸條補刊於後至於唐氏學說張跋闡發無遺茲不具贅季樵胡宗楙